

四庫全書

史部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八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鈺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龔燧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八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六

起重光軍閏十月盡昭陽大荒落十二月凡五年有奇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二十八年冬十月己巳修太廟在真定傾壞者

壬申以前緬中行省平章錫錫德濟為中書平章政事

江淮行省言鹽課不足由私鬻者多乞付兵五千巡

捕從之 塔喇海張呼遜崔同知並坐理算錢穀受贓

論誅 癸未高麗國饑給米十萬斛 罷各處行樞密

院事入行省 行院既置分兵民為二奸人植黨自蔽

湖廣省平章哈喇哈遜入覲極陳其不便帝為罷之因

問曰風憲之職人多言其撓吏治信乎對曰朝廷設此

以糾奸慝貪吏疾之妄為謗耳帝然其言 己丑敕沒

入嘉木揚喇勒智沙下丹烏瑪喇妻並遣詣京師 癸巳以

武平路總管張立道為禮部尚書使安南帝怒安南不

已欲再伐之適陳日烜死子日燁襲位布呼密曰彼山海小夷以天威臨之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若遣使諭之彼宜無不奉命帝從之以立道嘗使安南有功復使往徵其王入朝免衛輝種仙茅戶徭役從遼陽行省言以納延哈丹相繼叛給蒙古人內附者及開元南京水達達等三萬人牛畜田器詔嚴益都般陽泰安寧海東平濟寧政獵之禁犯者沒其家貲之半十一月壬寅詔回回以達納珠充獻及求售者還

之留其估以濟貧者 罷海道運糧鎮撫司 乙卯監

察御史言沙卜丹納蘇喇丹摩哩烏瑪爾王巨濟喇勒  
智斯迪嘉輝迪皆僧格黨與受贓肆虐使江淮之民愁  
怨載路今或繫獄或釋之臣下所未能喻帝曰桑哥已  
誅納蘇丹摩哩在獄唯沙卜丹朕姑釋之耳 諭中書

議增中外官吏俸 十二月乙丑復都水監時有言灤  
河自永平挽舟踰山而上可至開平有言蘆溝自麻峪  
可至尋麻林朝廷遣河渠司副使郭守敬相視灤河既

不可行蘆溝舟亦不通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其一  
大都運糧河不用一畝泉舊源別引北山白浮泉水西  
折而南經瓮山泊自西水門入城環滙于積水潭復東  
折而南出南水門合入舊運糧河每十里置一牀比至  
通州凡為牀七距牀里許上重置斗門互為提閘以過  
舟止水帝覽奏喜曰當速行之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  
敬領之以來春興役帝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倡工待守  
敬指授而後行事 丁卯以大都饑下其價糶米二十

萬石賑之 已宣政院臣言宋全太后瀛國公母子  
已為僧尼有地三百六十頃乞如例免徵其租從之

辛未御史臺臣言鈎考錢穀自中統初至今踰三十年  
更阿哈瑪特僧格當國設法已極而其餘黨公取賄賂民  
不堪命不如罷之有旨議擬以聞 壬申立河南江北  
行中書治汴梁 中書省臣言江南在宋時其徭役之  
名七十有餘歸附後一切未徵今諸王歲賜官吏俸祿  
多不給宜令江南依宋時諸名征賦盡輸之何榮祖言



宜召各省官任錢穀者詣京師集議科取之法以聞從之  
甲戌罷鉤考錢穀應昔年逋負錢穀文卷聚置一室  
非朕命而視之者有罪仍遣使布告中外  
庚辰江北州郡割隸河南江北行中書省改江淮行省為江浙  
等處行中書省治杭州  
丙戌八番洞官吳金叔等以所部二百五十寨民二萬有奇內附詣闕貢方物  
戊子詔釋天下囚非殺人抵罪者  
辛卯濬運糧埧河築隄防  
授奇喇斯巴斡都爾為帝師統領諸國僧尼釋

教事 是歲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遼陽饑翰林學士承旨唐仁祖奉旨偕近侍蘇格左丞實都往賑實都欲如戶籍口數大小給之仁祖曰不可昔籍之小口今已大矣可均以大口給之實都曰若要善名而陷我於惡耶仁祖笑曰吾二人善惡衆已的知豈至是而始要名哉我知為國恤民而已何卹爾言卒以大口給之 朱清張瑄請併四府為都漕運萬戶府二從之即

令清瑄二人掌其事其屬有千戶百戶等官分爲各翼  
以督歲運

二十九年春正月甲午朔日食有物漸侵入其中不能  
既日體如金環然左右有珥免朝賀 戊戌以清州饑  
就陵州發粟四萬七千八百石賑之 庚子江西行省  
左丞高興言江西福建汀漳諸處連年盜起百姓入山  
以避今次第就平乞降旨招諭復業又福建鹽課酒稅  
銀鐵各立提舉司實爲冗濫請罷去詔皆從之 禁商

賈私以金銀航海 甲辰詔江南州縣學田其歲入聽

其自掌春秋釋奠外以廩師生及士之無告者貢士莊

田則令覈數入官 丙午河南福建行省臣請詔用漢

語有旨以蒙古語諭河南漢語諭福建 癸丑江西行

省巴延阿哈卜丹言蒙山歲課銀二萬五千兩初制鍊

銀一兩免役夫田租五斗今民力日困每兩擬免一石

帝曰重困吾民民何以生從之 二月己巳申禁鞭背

國法不用徒流黥絞之刑惟杖臀自十七分等加至百

單七而止然斬剮之刑則又往往濫用之至其酷也或生剥人皮曰輝托又有三段剗殺法曰扎薩未之除也

庚午幹爾斯招附桑州生貓羅甸國古州等峒酋長三十一所部民十二萬九千餘戶詣闕貢獻 壬申敕

遣使分行諸路釋死罪以下輕囚 乙亥以泉府太卿

伊赫默色鄧州舊軍萬戶史弼福建行省右丞高興並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將兵征爪哇用海船大小五百艘軍士二萬人 戊寅詔加高麗王王暎太保仍錫功

臣之號 庚辰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中丞崔或等言  
納蘇喇丹摩哩實都王巨濟黨比僧格恣為不法楮幣  
銓選鹽課酒稅無不更張變亂銜命江南理算者皆嚴  
急輸期民至嫁妻賣女禍及親鄰維揚錢塘受害最慘  
無故而隕其生五百餘人其初猶疑事出國家近者舍  
哩按問悉皆首實請死士民乃知天子仁愛元元而使  
民至此極者實僧格及其凶黨之為莫不願食其肉臣  
等共議此三人既已伏辜乞依條論坐以謝天下從之

又言河西人色徹肯領兵為宣慰其吏詣廉訪司告其  
三十六事檄僉事簿問而色徹肯率軍人禽問者辱之  
且奪告者以去臣議從行臺選御史往按問色徹肯仍  
先奪其職又言行臺官言去歲僧格既敗使臣至自上  
所者或不持璽書口傳聖旨縱釋有罪擅籍人家真偽  
莫辨自今凡使臣必降璽書省臺院諸司必給印信文  
書以杜奸欺帝曰何人乃敢爾耶對曰伊埒伊努巴延  
察爾比嘗傳旨縱罪人帝悉可其奏又言馮子振劉道

元指陳僧格同列罪惡詔令省臺臣及董文用留夢炎等議其一言翰林諸臣撰僧格輔政碑者廉訪使閻復近已免官餘請聖裁帝曰死者勿論其存者罰不可恕也 戊子禁杭州放鷹 是月葉李南還至臨清帝遣使召之俾為平章政事李上表力辭未幾卒而李淦至詔除淦江陰路教授以旌直言從中丞崔彥請也李前後被賜之物甚多而自奉甚儉嘗戒其子曰吾世業儒甘貧約唯以忠義結主知汝曹其清慎自持勿增吾過



指所賜物曰此終當還官也此卒悉表送官一毫不以  
自私 中丞崔彥奏鄂州一道舊有按察司約蘇穆爾惡  
其害已令僧格奏罷之臣觀鄂州等九郡境土亦廣宜  
復置廉訪司行御史臺舊治揚州今揚州隸南京而行  
臺移治建康其淮東廉訪司舊治淮安今宜移治揚州  
又奏諸官吏受賕在朝則詣御史臺首告在外則詣按  
察使首告已有成憲自僧格持國受賕者不赴憲臺憲  
司而詣諸司首故爾反覆牽延事久不竟臣謂宜如前

制惟於本臺行臺及諸道廉訪司首告諸司無得輒受  
又監察御史塔塔實言女直人嘉輝迪去歲東征妄言  
以米千石餉舍哩特穆爾軍萬人奏支鈔四百錠宜令  
本處廉訪司究問與行省追償議罪皆從之已而中書  
省臣奏請以或為右丞帝曰崔或不愛於言惟可使任  
言責不允 三月壬寅御史大夫伊埒婁等奏比監察  
御史商琥舉昔任詞垣風憲時望所屬而在外者如胡  
祇遁姚燧王惲雷膺陳天祥楊恭懿高道程文海陳儼

趙居信十人宜召置翰林備顧問帝曰朕未深知侯召  
至以聞 丁未誅僧格黨摩哩實都王巨濟初帝以實  
都長於理財欲釋之布呼密力爭不可一日中凡七奏  
卒并誅之 己酉中書省右丞何榮祖平章政事敏珠爾  
丹並罷以大司農特爾格翰林學士承旨琳沁並為平章  
政事兼領舊職敏珠爾丹嘗請復立尚書省布呼密曰阿  
哈瑪特僧格相繼誤國身誅家滅前鑒未遠奈何又欲效  
之乎事遂寢至是榮祖以疾敏珠爾丹以久居其任乞令

免署惟食其祿與議中書省事從之特爾格初為司農寺  
達嚕噶齊從獵巴雅爾之地獵者射兔誤中名馳帝怒  
命誅之特爾格曰殺人償畜刑太重帝曰誤耶史官必書  
亟釋之庾人有盜杭罪應死特爾格曰臣鞠之其人母病  
盜以養母耳請貸其死至是進平章以病足聽肩輿上  
殿特爾格甫四歲而父沒從叔父納木入見定宗問誰氏  
子納木曰臣兄子也定宗方食雞輟以賜特爾格特爾格捧  
而不食問之對曰將以遺母定宗奇之加賜一雞至元

初召見帝愛其儀容秀麗語音清亮將大用之於是特爾格年十七詔擇貴家女妻之辭曰臣母漢人每欲求漢人女為婦臣不敢傷母心乃為娶冉氏女由是日益親密特爾格幹托齊子也以阿里為中書右丞梁按達拉為參知政事 庚戌帝如上都 壬子敕都水監分視黃河堤堰罷河渡司 壬戌給還嘉木揚喇勒智土田人口之隸僧坊者時省臺諸臣乞正典刑以示天下而帝猶貸之死給還其所籍 夏四月弛甘肅太原酒禁仍權

其酷 辛卯設雲南諸路學校其教官以蜀士充 五  
月丁未中書省臣言妄人馮子振嘗為詩譽僧格及僧  
格敗即告詞臣撰碑引諭失當國史編修陳孚發其姦  
狀乞免所坐遣還家帝曰詞臣何罪使以譽僧格為罪  
則在廷諸臣誰不譽之朕亦嘗譽之矣 詔以敦佑楊  
居寬死非其罪給還其家貲 六月戊辰詔聽僧食鹽  
不輸課 己巳日本來互市風壞三舟惟一舟達慶元  
路 壬申江西省言肇慶德慶二路封連二州宋時隸

廣東今隸廣西不便請復隸廣東從之 癸未以征爪哇暫禁兩浙廣東福建商賈航海者俟舟師已發後從其便 湖州平江嘉興鎮江揚州寧國太平七路大水丁亥詔免田租一百二十五萬七千八百餘石 閏月罷福建歲造象齒釐帶 庚戌回回人呼布穆蘇售大珠帝以無用却之 知上思州黃勝許恃其險遠與交趾為表裏聚衆二萬據忠州辛亥詔遣湖廣省左丞劉國傑討之賊衆勁悍出入巖洞篁竹中如飛鳥發毒矢

中人無愈者國傑身率士奮戰賊不能敵走象山山近  
交趾皆深林不可入乃度其出入列柵圍之徐伐山通  
道且戰且進 甲寅右江岑從毅降從毅老疾詔以其  
子斗榮襲佩虎符為鎮南路軍民總管 廣南西路安  
撫副使賽福迪音等誹謗朝政沙卜丹復資給之以風聞  
三十餘事妄告省官帝以有傷政體捕惡黨下吏如法  
是月詔諭廉訪司巡行勸課農桑 禮部尚書張立  
道使至安南謂其王陳日燁曰昔鎮南王不用嚮道率



衆深入不戰自潰天子亦既知之汝所恃者山海之險  
瘴癘之惡而雲南嶺南之人與汝習俗同而技力等今  
發而用之繼以北方之勁卒汝能復抗哉且前年之師  
殊非上意邊將讒汝耳汝曾不悟稱兵抗拒逐我使人  
今禍且至矣日燇泣謝出奇寶為賄立道却之因要其  
入朝日燇曰貪生畏死人之常情誠有詔貸以不死臣  
將何辭乃先遣其臣阮代之何維巖隨立道上表謝罪  
修歲貢之禮如初且言所以願朝之意時有忌立道之

功者言必先朝而後可赦日燭懼卒不至 秋七月庚

申朔詔以史弼代伊德默色高興將萬人征瓜哇仍召

三人者至闕 辛酉河北河南道廉訪司還治汴梁

壬申建社稷和義門內壇各方五丈白石為主飾以五

方色土壇南植松一株北墉墜坎墮垣悉倣古制別為

齋廬門廡三十三楹 戊寅黎兵百戶鄧志願謀叛伏

誅 八月己丑朔賽福迪音處死餘黨杖而徙之仍籍其

家 甲辰帝至自上都 丙午浚通州至大都漕河

丁未伊德默色乞與高興等同征瓜哇帝曰伊德默色  
惟熟海道海中事當付之其兵事則委之史弼可也乃  
以弼為福建行省平章政事統領出征軍馬 庚戌高  
苑人高希允以非所宜言伏誅 壬子詔達實程鵬飛  
討黃勝許劉國傑駐馬軍戍守 戊午福建行省參政  
魏天祐獻計發民一萬鑿山鍊銀歲得萬五千兩天祐  
賦民鈔市銀輸官而私其一百七十錠臺臣請追其贓  
而罷鍊銀事從之 改燕南河北廉訪司還治真定

詔布敦崇烏里默色以軍征八百媳婦國 九月辛酉  
湖南道宣慰副使梁曾授吏部尚書國史院編修官陳  
孚授禮部郎中同使安南詔諭陳日燁使親入朝 癸  
酉沙瓜二州民徙甘州詔於甘肅兩界畫地使耕無力  
者則給以牛具農器寧夏戶口繁多而土田半藝紅花  
詔令盡種穀麥以補民食 阿嚕威薩哩乞罷政事并  
免太史院使詔以為集賢大學士司天劉監丞言阿嚕  
威薩哩在太史院時數言國家災祥事大不敬請下吏

治帝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抵罪阿魯威薩哩頓首謝  
曰臣不佞賴陛下天地含容之德雖萬死莫報然欲致  
言者罪臣恐自是無為陛下言事者力爭之乃得釋帝  
曰卿真長者時雖罷政或通夕召入論事知無不言

諸王明理特穆爾附海都以叛詔巴延討之巴延兵至  
額森呼圖克嶺明理特穆爾已據之矢下如雨巴延先登  
陷陣諸軍爭奮大破之明理特穆爾僅以身免巴延輕  
騎追之軍還遇伏兵復擊敗之斬首二千級俘其餘衆

以歸 冬十月戊子朔詔福建廉訪司知事張師道赴  
闕師道至乞汰內外官府之冗濫者詔敏珠爾丹何榮祖  
馬紹燕公楠等與師道同區別之數月授師道翰林直  
學士 日本舟至四明求互市舟中甲仗皆具恐有異  
圖詔立都元帥府令哈喇岱將之以防海道 詔浚浙  
西河道導水入海 癸巳燕公楠言歲終各行省臣赴  
闕奏事亦宜令行臺臣赴闕奏一歲舉刺之數制曰可  
十一月癸未禁所在私渡命關津譏察姦宄 十二

月庚寅改封皇孫梁王噶巴拉為晉王鎮北邊至元初  
王已嘗出鎮北邊尋復封梁王移鎮雲南至是又改封  
晉王鎮漠北統領四大斡爾多之地斡爾多華言宮室  
也王天性仁厚御下有恩民賴以安 癸巳中書省臣  
言寧國路民六百戶鑿山冶銀歲額二千四百兩皆市  
銀以輸官未嘗採之山乞罷之制曰可 己酉樞密院  
臣言六衛內領漢軍萬戶見存者六千戶撥分為三力  
足以備車馬者二千五百戶每甲令備馬十五匹牛車

二輛其三千戶惟習戰鬪不他役之六千戶外則供他役庶能各勤乃事而兵亦精銳詔施行之 癸丑右丞相旺扎勒等言一歲天下所入凡二百九十七萬八千三百五錠其中有未至京師而在道者有就給軍旅及織造物料館傳俸祿者自春及冬凡出三百六十三萬八千五百四十三錠出數已逾數六十六萬一百三十八錠矣今後賜諸近侍亦宜有節帝嘉納之 以張珪為江淮行樞密副使珪時為管軍萬戶入朝帝欲用為樞



副知樞密院事伊實特穆爾曰珪尚少果欲大用可俟  
他日帝曰不然其家為國滅金滅宋盡死力者三世矣  
而可吝此乎遂有是命 召行臺侍御史程文海及胡  
祇適等十人赴闕賜對以文海為江南湖北道廉訪使  
興學明教吏民畏愛之 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福建  
行省平章薩哩引兵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  
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  
官吏汙暴所致今既來歸即為平民吾安忍罪汝其返

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他柵聞之悉款附未幾歐狗為其黨縛致於軍梟首以徇脅從者不戮一人汀漳悉平

湖廣辰州蠻叛行院副使劉國傑僉書院事蘇密爾往討之不利移文索辰澧沅民間弩士三千行省平章哈喇哈遜以民弗習戰強之徒傷吾民弗許右丞圖克呼魯曰兵貴訓練乃可用也漢軍不習弩因蠻攻蠻古人所利遂與之果以此獲勝 湖廣平章政事庫哩濟蘇薦前永州判官烏古遜澤才堪將帥以行省員外郎從

征海南黎黎人平軍還上功授廣西兩江道宣慰司副使僉都元帥府事兩江荒遠瘴癘與百夷接不知禮法澤作司規三十有二章以漸為教其民遵守之又省廩置二十二所以紓民力歲饑上言蠲其田租發象州賀州官粟三千五百石以賑饑者既發乃上其事時行省平章哈喇哈遜察其心誠愛民不以專擅罪之邕管徼外蠻數為寇澤循行並徼得阨塞處布畫遠邇募民伉健者四千六百餘戶置雷留那扶十屯列營堡以守之

陂水墾田築八壩以節潴洩得稻田若干頃歲收穀為  
軍儲邊民賴之 湖廣行院副使劉國傑拔象山寨黃  
勝許挺身走交趾擒其妻子殺之國傑三以書責交趾  
交趾竟匿不與師還盡取賊巢地為屯田募度遠諸獠  
人耕之以為兩江蔽障後蠻人謂屯為省地莫敢犯者  
詔遣使即軍中以玉帶賜之國傑入朝帝謂朝臣曰湖  
廣重地惟劉二霸都足以鎮此他人不能也命無遷他  
官 西僧請以金銀幣帛祠其神帝難之平章政事布

呼密曰彼佛以去貪為寶奈何為此遂弗與或言京師  
蒙古人宜與漢人間處以制不虞布呼密曰新民乍遷  
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姦人欲擅貨易之  
利交結近幸借為納忠之說耳乃圖寫國中貴人第宅  
已與民居犬牙相制之狀上之而止有譖旺扎勒徇私者  
帝以問布呼密對曰旺扎勒與臣俱待罪中書豈得專行  
且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私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內  
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怒命左右批

其類而出之是日苦寒解所御黑貂裘以賜帝每顧侍  
臣稱塞咥旃之能布呼密從容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  
常陰資朕財用布呼密曰是所謂為人臣懷二心者今  
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以為若何帝急揮以手  
曰卿止朕失言 海北元帥色徹肯賊利事覺行省檄  
烏古遜澤驗治澤馳至雷州盡發其奸賊縱所掠男女  
四百餘口牛數千頭金銀器物稱是海北之民室家相  
慶御史臺言烏古遜澤奉使知大體如汲長孺為將計

萬全如趙充國可屬大任詔擢為海北海南廉訪使故  
例圭田至秋乃入租後遂計月受之澤視事三月民輸  
租計米五百石澤曰夫子有言事君者先其事後其食  
吾莅政日淺而受祿四倍非情所安量食而入餘悉委  
學官給諸生以勸業常曰士非儉無以養廉非廉無以  
養德身一布袍數年妻子朴素無華人皆言之澤不以  
為意也雷州地近海潮汐鑿其東南陂塘醵農病焉而  
西北廣衍平袤宜為陂塘澤行視城陰曰三溪徒走海

而不以灌溉此史起所以薄西門豹也乃教民浚故湖築大堤竭三溪瀦之為斗門七隄竭六以制其贏耗醜為渠二十有四以達其轉輸渠皆支別為插設守視者時其啓閉計得良田數千頃瀕海廣瀉並為膏土民歌之曰烏鹵為田兮孫父之教渠之泱泱兮長我杭稻自今有年兮無旱無澇

三十年春正月乙丑敕福建無進鵬 丙寅命中書汰冗員凡省内外官府二百五十五所總六百六十九員



戊辰詔邊境無事令本軍屯耕以食 甲戌河南河北行省平章巴延言揚州蒙古岱所立屯田為田四萬餘頃官種外宜聽民耕墾揚州鹽轉運一司設三重官府宜削去鹽司止留管勾襄陽舊食京兆鹽以水陸難易計之莫若改食揚州蔡州去汴梁地遠宜陞散府以賴息信陽光州隸之詔皆從其議 罷納蘇喇丹摩哩所立魚鹽局 乙亥謚皇太子曰明孝 淮西道宣慰使昂庫爾斂軍鈔六百錠銀四百五十兩馬二匹壬午

敕省臺及扎爾和齊鞠問 是月前中書右丞相安圖  
卒年四十九雨木冰三日帝震悼曰人言丞相病朕固  
弗信果喪予良弼詔大臣監護喪事大德中贈太師追  
封東平王謚忠憲碑曰開國元勲命世大臣之碑子烏  
德爾器度弘達襲長宿衛父沒凡賙賻之物一無所受  
以素車樸馬歸葬其先塋 史弼征瓜哇以上年十二  
月將五千人合諸軍發泉州風急濤湧舟掀簸士卒皆  
數日不能食過七洲洋萬里石塘歷交趾占城界是月

入混沌大洋至檄攬等山駐兵伐木造小船以入弼與  
伊德默色高興議分軍水陸並進伊德默色將水軍興  
將步軍會于八節澗時瓜哇與隣國葛郎構怨瓜哇主  
哈只葛達那加刺已為葛郎所殺其壻土罕必閣耶攻  
葛郎不勝聞弼等至遣使以其國山川戶口及葛郎國  
地圖迎降求救弼與諸將進擊葛郎兵大破之葛郎主  
走歸其國弼遂與興等進攻之至荅哈城葛郎兵十餘  
萬迎敵戰自旦至午葛郎兵敗入城自守遂圍之葛郎

主出降并取其妻子官屬以歸土罕必閣耶乞歸易降  
表具貢禮入朝弼與伊德默色許之高興言瓜哇雖降  
倘中變與葛郎合則孤軍懸絕事不可測弗聽遂遣萬  
戶二人以兵護送土罕必閣耶果於道殺二人以叛乘  
軍還夾路攘奪弼自斷後且戰且行行三百里得登舟  
歷六十八日夜始達泉州士卒死者三千餘人有司數  
其俘獲金寶香布等直五十餘萬 二月己丑從阿喇  
卜丹燕公楠之請以嘉木揚喇勒智子宣政院使安色為江

浙行省左丞尋以南人深怨其父詔罷之高麗國王

王瞻請改名昺從之減河南江浙海運米四十萬石

中書省添設檢校二員免大都今歲公賦丙申

却江淮行樞密院官伊德默色進鷹仍敕自今禁戢軍

官無從禽擾民違者論罪丁酉回回伯克瑪哈茂哈

等獻大珠邀價鈔數萬錠帝曰珠何為當留是錢以賙

貧者丁未帝如上都辛亥復立雲南行御史臺

詔沿海置水驛自耽羅至鴨渌江口凡十一所令僉書

樞密院事洪君祥董之君祥茶丘弟也 癸丑江西行

院官伊德默色言江南豪右多庇匿盜賊宜誅為首者

餘徙內縣從之申嚴江南兵器之禁 三月庚申以同

知樞密院事薩克知樞密院事 以平章政事范文虎

董疏漕河之役 雨壞都城詔發侍衛軍三萬人完之

仍命中書省給其傭直 甲子括天下馬十萬匹 已

已立行大農司初圖圖爾哈略地金山獲海都之戶三千

餘還至和林有詔進取奇爾濟蘇是春師次欠河水行

數日始至其境盡收其五部之衆屯兵守之海都聞取  
奇爾濟蘇引兵至欠河復敗之擒其將博囉察 夏四  
月己亥行大司農燕公楠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言杭  
州上海澈浦温州慶元廣東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  
泉州物貨三十取一餘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為定制  
從之仍併温州舶司入慶元杭州舶司入稅務 壬寅  
樞密院臣言去年征瓜哇軍二萬各給鈔二錠其後祇  
以五千人往宜徵元給錠三萬錠入官帝曰非其人不

行乃朕中止之耳命勿徵 癸丑廣東廉訪司復治廣州  
敕江南毀諸道觀聖祖天尊祠 是月前右贊善  
大夫劉因卒年四十五延祐中贈翰林學士謚文靖歐  
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  
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  
之四皓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  
凰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  
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周公孔子



之後為往聖繼絕學為來世開太平者耶論者以為知  
言 五月癸亥詔以浙西大水冒田為災令富家募佃  
人疏決水道 辛未敕僧寺之邸店商賈舍止其物貨  
依例收稅 六月乙巳命皇孫特穆爾撫軍北邊伊實  
特穆爾加錄軍國重事知樞密院事輔行宗王帥臣咸  
稟命焉特賜步輦入內位望之崇廷臣無出其右伊實  
特穆爾請授皇孫以儲闡舊璽詔從之 己酉詔濬太  
湖 壬子易州雨雹大如雞卵 秋七月己未詔皇曾

孫松山出鎮雲南以皇孫梁王印賜之 詔免福建歲  
輸皮貨及泉州織作紵絲 己巳命劉國傑從諸王伊  
吉呼督諸軍征交趾湖廣行省平章哈喇哈遜戒將吏  
無擾民會有奪民魚菜者杖其千戶軍中肅然俄有旨  
發湖湘富民萬家屯田廣西以圖交趾哈喇哈遜遣使  
奏曰往年遠征無功瘡痍未復今又徙民瘴鄉必將怨  
叛吏初不知其奏抱卷請署弗答吏再請則曰姑緩之  
未幾使還報罷民皆感悅及廣西元帥府請募南舟五

千戶屯田事上行省哈喇哈遜曰此土著之民誠為便之內足以實空地外足以制交趾之寇可不煩士卒而饋餉有餘即命度地立為五屯統以屯長給牛種農具湖南宣慰使張國紀建言欲按唐宋末徵民間夏稅哈喇哈遜曰亡國弊政失寬大之意聖朝其可行耶奏止其議 壬申以伊徹察喇知樞密院事伊徹察喇博爾呼之孫也僧格之敗伊徹察喇潛奏劾之至是乃有是拜 丁丑賜新開漕河名曰通惠凡役工二百八十五

萬用楮幣百五十二萬錠糧三萬八千七百石木石等物稱是置牖之處往往於地中得舊時磚木人以此服郭守敬之精識船既通行公私兩便先時通州至大都五十里陸輓官糧歲若干萬民不勝其悴至是皆得免帝自上都還過積水潭見舳艫蔽水大悅 巴延既降明理特穆爾因留拒海都廷臣有譖巴延與海都通好因仍保守無尺寸之功者詔以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代之居巴延于大同以俟後命伊實特穆爾未至三驛

會海都兵復至巴延遣人語伊實特穆爾曰公姑止待  
我翦此寇而來未晚也巴延與海都兵交且戰且却凡  
七日諸將以為怯憤曰果懼戰何不授軍於大夫巴延  
曰海都懸軍涉吾地邀之則遁誘其深入一戰可擒也  
諸君必欲速戰若失海都誰任其咎諸將曰請任之即  
還軍擊敗之海都果脫去乃召伊實特穆爾至軍授以  
印而行皇孫舉酒以餞曰公去將何以教我巴延舉所  
酌酒曰可慎者惟此與女色耳軍中固當嚴紀律而恩

德不可偏廢冬夏營駐循舊為便皇孫悉從之 八月

庚寅奉使安南國梁曾陳孚以安南使臣偕來初曾等至安南其國有三門陳日燾欲迎詔自旁門入曾大怒曰奉詔不由中門是辱君命也貽書責之往復者三卒從中行且諷之入朝日燾不從遣其臣陶子奇梁文藻偕曾等來貢曾進所與日燾辯論書帝大悅解衣賜之令坐地上右丞阿里意不然帝怒曰梁曾兩使外國以口舌息干戈爾何敢爾時有親王至自和林帝命酌酒

先賜曾謂親王曰汝所辦者汝事梁曾所辦者吾與汝之事汝勿以為後也或讒曾受安南賂遺帝以問曾曾曰安南以黃金器幣奇物遺臣臣不受以屬陶子奇帝曰受之亦何不可廷臣以日燭終不入朝遂拘留子奇於江陵命劉國傑與諸王伊埒濟達等整兵聚糧復議伐之九月癸丑朔帝至自上都冬十月戊子詔修汴隄庚寅彗星入紫微垣抵斗魁光芒尺許帝憂之夜召布呼密入禁中問所以銷天變之道布呼密曰風

雨自天而至人則棟宇以待之江河為地之限人則舟楫以通之天地有所不能者人則為之此人所以與天地參也且父母怒人子不敢疾怨起敬起孝故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震頻歲有之善用此道天亦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也願陛下法之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此言深合朕意可復誦之遂詳論款陳至四鼓乃罷 甲辰



赦天下 戊申僧官總統以下有妻者罷之 庚戌造

象蹄掌甲 辛亥禁江南州郡以乞養良家子轉相販

鬻及強將平民畧賣者時北人酷愛江南技藝之人呼

曰巧兒其價甚貴至於婦人貴重尤甚每一人易銀二

三百兩尤愛童男童女處處有人市價分數等皆南士

女也父母貪利貨於販夫輾轉貿易至有易數十主者

北人得之慮其遁逃或以藥啞其口以火烙其足驅役

若禽獸然故特禁之 孫民獻嘗附僧格助約蘇穆爾為

惡及同知上都留守司事又受賂減諸從臣糧丁巳詔籍其家貲妻孥後因潭州呂澤訴其刻虐械送民獻至湖廣如澤所訴窮治之立海北海南道廉訪司治雷

州 已卯召河南江北行省平章巴延為中書省平章政事位特爾格刺真布呼密上 十二月壬辰中書左丞馬紹以疾罷以詹事丞張九思為左丞 庚子史弼伊德默色高興至自征交趾獻其所俘獲又以沒理國所上金字表及金銀犀象等物進朝廷以其亡失多且縱

土罕必闕耶弼與伊德默色各杖十七沒家貲三之一  
興獨以諫縱土罕且功多賜金五十兩 初樞密院判  
官鄭制宜遷湖廣行省叅政陞辭帝曰汝父死王事賞  
未汝及近者約蘇穆爾伏誅已籍沒其財產人畜汝擇其  
佳者取之制宜對曰彼以賊敗臣復取之寧無汚乎帝  
賢其所守賜白金五千兩未幾徵拜內臺侍御史安西  
舊有牧地圉人恃勢冒奪民田十萬餘頃訟於有司積  
年不能理制宜奉詔而往按圖籍以正之訟由是息是

歲除湖廣行樞密副使湖廣地闊遠羣寇依險出沒昭  
賀二州及廬陵境民常被害制宜帥偏師徇二州道經  
廬陵永新獲首賊及其黨皆殺之茶鄉譚計龍者聚惡  
少年匿兵器為姦既捕獲其家納賂以緩獄事制宜悉  
以勞軍斬計龍於市自是湖以南無復盜賊 御史中  
丞崔或言大都民食惟仰客糴頃緣官括商船載遞諸  
物致販鬻者少米價翔踴臣等議勿令有司括船為便  
從之寶泉提舉張簡及子奈曼岱告或嘗受鄒道源許

宗師銀萬五千兩又其子知微訟或不法十餘事有旨  
就辯中書或已書簡等所告與已宜對者為牘袖之視  
而後對簡父子所告皆無驗並繫獄簡瘐死仍籍其家  
一女入官奈曼岱知微皆坐杖罪除名 平江路總管  
府治中王都中福建行省叅政積翁之子也積翁遇害  
於海帝念其功不置特授都中是職時年甫十七僚吏  
頗易視之都中遇事剖析動中肯綮皆矐眙不敢欺崑  
山有詭易官田者事覺而八年不決都中為披故牘洞

見底裏其人乃伏辜吳江有違拒有司築隄護田之令而歸過於衆人者都中詢知其故皆置不問其人乃無所逃罪學舍久壞不治而郡守缺都中曰聖人之道人所共由何獨守得為乎乃首募大家合錢新其禮殿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九

刑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七

起開逢敦牂正月盡癸  
兆浹灘十二月凡三年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

至元三十一年春正月壬子朔帝不豫免朝賀 癸亥

知樞密院事巴延至自軍中 故事上有疾非國人勲

舊不得入卧内布呼密以謹厚日視醫藥未嘗去左右

薩里亦自湖廣行省馳還京師侍醫藥 庚午帝大漸  
癸酉崩于紫檀殿在位三十五年壽八十布呼密與御  
史大夫裕嚕納延知樞密院事巴延受遺詔留禁中丞  
相旺扎勒不得入伺裕嚕納延巴延出問曰我年位俱  
在布呼密上國有大議而不與何耶巴延歎息曰使丞  
相有布呼密識慮何至使吾屬如是之勞哉旺扎勒不能  
對入言於太妃鴻吉哩氏太妃召三人問之裕嚕納延  
曰臣受顧命太妃但觀臣等為之臣若誤國即甘伏誅



宗社大事非宮中所當預知也遂定大策與親王諸大臣發使告哀于皇太孫

史臣曰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

巴延總百官以聽兵馬司請日出鳴晨鐘日入鳴昏鐘以防變故巴延呵之曰汝將為賊耶其一如平日適有盜內府銀者宰執以其幸赦而盜欲誅之巴延曰何時

無盜今以誰命而誅之人皆服其有識 乙亥靈駕發  
引葬起輦谷從諸帝陵 御史中丞崔彥得傳國璽獻  
之時穆呼哩曾孫碩德已死而貧其妻出玉璽一鬻之  
或以告或召秘書楊桓辯其文曰受命於天既壽永昌  
此歷代傳國璽也太妃出以徧示羣臣丞相以下次第  
上壽慶曰神寶之出實當宮車晏駕之後此乃天意屬  
於皇太孫也乃遣右丞張九思齎授之 夏四月皇太  
孫自北邊南還執政皆迎于上都之北皇太孫至上都

宗室諸王畢會定策之際伊實特穆爾起謂晉王哈喇  
岱曰宮車晏駕已踰三月神器不可久虛宗祧不可乏  
主疇昔儲闈符璽既有所歸王為宗盟之長奚俟而不  
言哈喇岱遽曰皇帝踐阼願北面事之於是宗親合辭  
勸進伊實特穆爾復坐曰大事已定吾死且無憾甲午  
皇太孫即位于大安閣諸王有違言巴延握劍立殿陞  
陳祖宗寶訓宣揚顧命述所以立皇太孫之意辭色俱  
厲諸王股慄趨殿下拜乃下詔曰朕惟太祖聖武皇帝

受天明命肇造區夏聖聖相承光熙前緒迨我先皇帝  
體元居正以來然後典章文物大備臨御三十五年薄  
海內外罔不臣屬宏規遠略厚澤深仁有以衍皇元萬  
世無疆之祚我昭考早正儲位德盛功隆天不假年四  
海缺望顧惟眇質仰荷先皇帝殊眷往歲之夏親授皇  
太子寶付以撫軍之任今春宮車遠馭奄棄臣民乃有  
宗藩昆弟之賢戚畹官僚之舊謂祖訓不可以違神器  
不可以曠體承先皇帝夙昔付託之意合辭推戴誠切

意堅朕勉徇所請於四月十四日即皇帝位可大赦天下尚念先朝庶政悉有成規惟慎奉行罔敢失墜更賴祖親勲戚左右忠良各盡乃誠以輔台德布告遠邇咸使聞知 詔除大都上都兩路差稅一年其餘減丁地稅糧十分之三係官逋欠一切蠲免民戶逃亡者差稅皆除之 追尊皇考曰文惠明孝皇帝廟號裕宗祔于太廟尊太母元妃鴻吉哩氏曰皇太后改所居舊太子府為隆福宮 丙午中書右丞相旺扎勒及文武百官議

上大行皇帝尊諡壬寅始為壇于都城南七里甲辰遣  
司徒烏德岱平章政事布呼密左丞張九思率百官請  
諡于南郊 中書右司員外郎王約上疏言二十二事  
又請中書去繁文一取信於行省一責成於六部帝嘉  
納之調兵部郎中 五月壬子始開醮祠于壽寧宮祭  
太陽太歲火土等星于司天臺 戊午遣攝太尉臣烏  
德岱奉冊上尊諡曰聖德神功文武皇帝廟號世祖國  
諸尊稱曰薛禪皇帝是日并上先皇后鴻吉哩氏尊諡

曰昭睿順聖皇后 庚申祭紫微星于雲仙臺 伊寶

特穆爾進秩太師賜以上方玉帶寶服還鎮北邊 已

已詔各處轉運司官欺隱姦詐為人所訟者聽廉訪司  
即時追問其案牘仍舊例於歲終檢之 壬申御史臺

臣言內外官府增置愈多在京食祿者萬人在外尤衆  
理宜減併命與中書議之 詔議增官吏祿 乙亥以

扎寶知樞密院事 戊寅封皇姑高麗王王昀妃為安

平公主 以伊爾岱為太師巴延為太傅伊徹察喇為

太保 禁諸司豪奪鹽船遞運官物僧道權勢之家私  
匿盜販 六月庚辰朔日有食之 辛巳御史臺臣言

名分之重無踰宰相惟事業顯著者可以當之不可輕  
授廉訪司官歲以五月分按所屬次年正月還司職官  
犯贓敕授者聽總司議宣授者上聞其本司聲跡不佳  
者代之受賂者依舊例比諸人加重帝曰其與中書同  
議 壬辰以特穆爾復為平章政事 諸王阿濟吉部  
伊蘇福屢叛伏誅 乙未以世祖皇后裕宗諡號播告



天下免所在本年包銀俸鈔及內郡地稅江淮以南夏  
稅之半 己亥以乳保勞封完顏巴延為冀國公妻何  
氏為冀國夫人 初宋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家  
鉉翁來使世祖欲官之不受遂安置河間以春秋教授  
弟子數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太息至是年  
踰八十辛丑詔賜號處士放還鄉里錫予金幣皆不受  
尋卒 甲辰詔翰林國史院修世祖實錄以旺扎勒監修  
國史 初世祖不豫命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以其諸

子入見文用辭曰臣蒙國厚恩死無以報臣之子何能  
為命至再三終不以見及崩太后命文用從帝于上都  
既即位巡狩徼巴爾之地文用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  
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  
君猶北辰然居其所而衆星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悟  
即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召入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  
亦盛言先帝虛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  
至是修先帝實錄詔除文用知制誥兼修國史文用於

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館  
有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焉 戊申詔宗藩內  
外官吏人等咸聽丞相旺扎勒約來時巴延以太傅錄軍  
國重事依前知樞密院事旺扎勒忌之巴延語旺扎勒曰幸  
送我兩罌美酒與諸王飲於宮前餘非所知也 秋七  
月壬戌詔中外崇奉孔子 癸亥行樞密院伊德默色  
程鵬飛各加平章政事中書省臣言樞密之臣不宜重  
與相銜帝命以軍職尊崇者授之 辛未中書省臣言

向御史臺劾右丞阿里嘗與阿哈瑪特同惡論罪抵死幸  
得原免不當任以執政臣謂阿里得罪之後能自警省  
乞令執政如故從之 癸酉詔新除陝西行省平章布  
呼密仍為中書平章政事初世祖崩時布呼密以中書  
平章得預顧命丞相旺扎勒以其年位在下深忌之帝知  
其故慰勞之曰卿先朝腹心惟朝夕啟沃匡朕不逮庶  
無負先皇帝付託之重廷議大事多采其言太后亦以  
布呼密先朝舊臣禮貌甚至河南守臣獻嘉禾大臣欲

奏以為瑞布呼密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  
莖耶曰惟此數莖爾布呼密曰若如此既無益於民又  
何足為瑞遂罷遣之西僧為佛事請釋罪人祈福謂之  
圖嚕喇豪民犯法者皆賄賂之以求免有殺主殺夫者  
西僧請被以帝后御服乘黃犢出宮門釋之云可得福  
布呼密曰人倫者王政之本風化之基豈可容其亂法  
如是帝責丞相曰朕戒使無使布呼密知今聞其言朕  
甚愧之使人謂布呼密曰卿且休矣朕今從卿言然自

是以爲故事有奴告主者主被誅詔即以其所居官與之布呼密言若此必大壞天下之風俗使人情愈薄無復上下之分矣帝悟爲追廢前命丞相以下多不合奏以爲陝西行省平章政事太后聞之使謂帝曰布呼密朝廷正人先皇帝所付託豈可出之於外耶帝復留之竟以同列多異議稱疾不出 甲戌達魯噶齊言諸王之下有罪者不聞於朝輒自決遣詔禁治之 八月庚辰太白晝見 戊子初祀社稷用堂上樂歲以爲常

已丑濬通惠河撥軍士屯守澱山湖太湖為浙西巨浸  
上受杭湖諸山之水潴蓄之餘分匯為澱山湖東流入  
海世祖末年江浙行省參政按達拉言此湖在宋時委  
官差軍守之湖旁餘地不許侵占常疏其壅塞以洩水  
勢今既無人管領遂為勢豪絕水築隄繞湖為田湖狹  
不足潴蓄每遇霖潦泛溢為害昨本省官蒙古岱等興  
言疏治因受曹總管金爾濟張參議潘應武等相繼建  
言識者咸以為便臣等議此事可行無疑世祖曰利益

美事舉行已晚其行之既而平章特爾格言委官相視計用夫十二萬百日可畢昨奏軍民共役今民丁數多不須調軍世祖曰有損有益咸令均齊毋自疑惑其均科之至是特爾格又奏太湖澱山湖昨嘗奏過先帝差倩民夫二十萬疏掘已畢今諸港日受兩潮漸致沙漲若不依舊宋例令軍屯守必致坐隳成功臣等議澱山湖圍田賦糧二萬石就以募民夫四千調軍士四千與同屯守立都水防田使司職掌收捕海賊修治河渠圍田命



已延察爾暨樞密院議畢聞奏於是樞密院臣言嘗奏  
請與殿帥范文虎及朱清張瑄輩與省官集議朱張云  
宋時屯守河道用手號軍大處千人小處不下三四百  
隸巡檢司管領文虎言差夫四千非動搖四十萬戶不  
可若令五千軍屯守就委萬戶一員提調事或可行臣  
亦以為然與都水巡防萬戶職名俾隸行院從之 九  
月壬子聖誕節帝駐蹕三部落受諸王百官賀 丁巳  
太白晝見 冬十月戊寅帝至自上都 辛巳江浙行

省臣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則是恩及富室而不被於貧民也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遼陽行省所屬九處大水民饑或起為盜賊命賑恤之江西行省臣言銀場歲辦萬一千兩而未嘗及數民不能堪命自今從實辦之不為額朱清張瑄從海道歲運糧百萬石乙未以京畿所儲充足詔止運三十萬石

辛丑帝諭右丞阿里參政梁德珪曰中書職務卿等皆懷怠心朕在上都令還伊德默色已沒財產任明里巴哈皆至今未行又不約束吏曹使選人留滯桑哥雖姦邪然僚屬憚其威政事無不立決卿等其約束曹屬有不事事者咎之仍以朕意諭右丞相旺扎勒 壬寅緬國遣使貢馴象十 初黔中諸蠻酋既內附復叛又巴洞何世雄犯澧州泊崖洞田萬頃楠木洞孟再師犯辰州朝廷嘗討降之升泊崖為施溶州以萬頃知州事已而

復叛攻之不能下帝即位大赦并赦萬頃等亦不降乃命湖廣行樞密副使劉國傑率兵討之國傑馳至辰進攻明溪賊魯萬丑擁衆自上流而下千戶崔忠百戶馬孫兒戰死是月進兵桑木溪萬丑復以千人拒戰擊却之明日萬丑倍衆來攻國傑鼓之百戶李旺率死士陷陣衆軍齊奮賊敗遂破其巢焚之進攻施溶部將田榮祖請曰施溶萬頃之腹心石農次三羊峰其左右臂也宜先斷其臂而後腹心乃可攻國傑曰甚善麾諸軍攻

石農次賊不能支棄寨遁遂拔施溶擒萬頃斬之復窮捕其黨攀崖緣木而進凡千餘里十一月丁未朔帝朝皇太后于隆福宮上玉冊玉寶京師犯賊罪者三百人庚戌命事無疑者准世祖所定十三等例決之

辛亥中書省臣言國賦歲有常數先帝嘗曰凡賜與雖有朕命中書其斟酌之由是歲務節約常有贏餘今諸王藩戚費耗繁重存鈔止一百十六萬二千餘錠而來會諸王尚多恐無以給乞俟其還部臣等斟酌定擬以

聞從之 湖廣江西及江淮行省以軍民不相統壹屢請罷行樞密院帝問於巴延時已屬疾張目對曰內而省院各置為宜外而軍民分隸不便帝是之壬子詔罷三處行樞密院以其事歸行省 丁巳以巴延察爾參議中書省事其兄巴延言曰臣叨平章政事兄弟宜相嫌避帝曰兄平章於上弟參議於下何所嫌也 甲子

以湖南道宣慰使何瑋為中書參知政事時省臣凡十一人瑋言於帝曰古者一相專任賢也今宰執員冗政

出多門轉相猜忌請損之不從 罷海北海南市舶提  
舉司 癸酉詔改明年為元貞元年 十二月太傅知  
樞密院事巴延卒巴延深沉有謀略善斷將二十萬衆  
伐宋如將一人諸將仰之若神明事畢還朝歸裝惟衣  
被而已未嘗言功及卒贈太師追封淮安王諡忠武

戊戌禁侵擾農桑者 庚子用帝師哈喇徹巴斡爾嘉爾  
奏釋京師大辟三十人杖以下百人 前集賢學士兼  
領太史院事楊恭懿卒恭懿家居十餘年凡三召皆不

行卒年七十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諱特穆爾世祖之孫裕宗真金第三子也母曰徽仁裕聖皇后鴻吉哩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二十四年諸王納延反世祖自將討平之其後哈丹復叛命帝往征之哈丹敗亡三十年六月乙巳受皇太子寶撫軍於北邊

元貞元年春正月癸丑以太僕卿濟爾哈朗為御史大夫壬戌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癸亥

詔道家復行金錄科範以雲南行省左丞楊炎龍為



中書左丞 以行樞密院既罷賜行中省長官虎符領其軍 庚午以江浙行省平章阿喇卜丹為參知政事

饒州路達嚕噶齊阿勒呼木治中趙良不法僉江東廉訪司事昔班季讓受金縱之事覺昔班自殺杖季讓除名仍沒其財產奴婢之半 甲戌有飛書妄言朱清張瑄有異圖者詔中外慰勉之 乙亥追封皇國舅阿齊

諾延為濟寧王諡忠武 召大司農丞姚燧為翰林學士修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

凝總裁之燧樞弟之子也 二月丁丑翰林學士承旨  
留夢炎告老帝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

薛應旂曰宋亡陳宜中為相遁去占城不返已無天  
理民彞矣顧又有留夢炎者為宋狀元宰相俛首事  
元甘心臣僕每為世祖所鄙而恬然竊其養曾狗  
彘之不若宋稱節義最多乃復有此類焉所謂亂臣  
賊子無代無之豈科目不足以得人哉

丁亥江南行省平章額森巴哈言斡瑪嚕有兩夷未附

金齒亦叛服不常乞調兵六千鎮撫金齒置驛入緬從之 丁酉帝如上都 癸卯以呂天麟為參知政事

立雲州銀場都提舉司 中書省臣言近者阿哈瑪特僧格怙勢賣官不別能否止憑解由選調由是選法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聞省臺選官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亦令省臺同選為宜從之 以醺延

春閣賜天師張與棣宗師張留孫真人張志僊等十三人玉圭各一製寶玉五方佛冠賜帝師 三月乙巳朔

安南世子陳日燔遣使上表慰國哀又上書謝寬貰恩并獻方物 壬子禁來朝官斂所屬俸 戊午中書省

臣言樞密院御史臺例應奏舉官屬其餘諸司不宜奏請今皆請之非便詔自今已後專令中書擬奏 以東

作方殷罷諸不急營造惟帝師塔及張法師宮不罷

壬戌地震 夏四月辛巳妖人蒙蟲僭擬及其黨十三

人皆伏誅 庚寅封乳母楊氏為趙國安翼夫人 庚

子立掌謁司掌皇太后寶以宦者為之 癸卯設各路

陰陽教授仍禁陰陽人不得游於諸王駙馬之門 閏  
月丙午為皇太后建佛寺于五臺山以前工部尚書納  
濟為將作院使董其役 己未罷打捕鷹房總管府及  
司籍周用薄斂等庫徽州路銀場各處鹽場仍免大都  
今歲田租 庚申河南行省虧兩淮鹽鈔千錠遣官往  
鞫命隨其罪之輕重治之陝西行省山東都轉運司並  
有增羨鹽鈔各賜衣以旌其能 南人洪幼學上封事  
妄言五運筭而遣之 壬戌達吉固哈蘇以不法伏誅

詔禁抽分市舶貨而匿其精細者 是月蘭州上下  
三百餘里河清三日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  
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  
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豪強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  
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  
餘萬石 五月庚辰詔各省止存儒學提舉司一餘悉  
罷之 庚辰陞江南諸縣為州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  
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

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連州戶不及額降路  
為州 辛巳罷行大司農司 甲申詔自元貞元年五  
月以前逋欠錢糧者皆罷徵 丙申以滿達為僉書樞  
密院事滿達太傅巴延子也皇太后言巴延盡心王室  
欲令代其父知樞密院帝以其年尚少故有是命 六  
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水溢壞民居 壬子詔遼陽省  
進海東青鶻二十四驛每驛給牛六頭使者食米五石  
鷹食羊五口又狗遞十二驛每戶給鈔十錠 甲寅翰

林學士承旨董文用等進世祖實錄 乙卯敕凡上封

事者命中書省發緘視之然後以聞 是月陝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辰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辰

曰民為邦本今饑餒若此必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

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 辰澧地接溪峒宋嘗選民立

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

亡皆廢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既平田萬頃乃悉復其

制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



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是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 秋七月乙亥詔江南地稅輸鈔丁丑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竊發者衆皆由國家赦宥所致乞命中書立為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制曰可 乙卯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各路舉之廉訪

司每道歲貢二人省臺委官立法考試中程者用之所  
貢不公罪其舉者 職官坐贓論斷再犯者加二等倉  
庫官吏盜所守錢糧一貫以下笞之至十貫杖之二十  
貫加一等一百二十貫徒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二百  
四十貫徒三年滿三百貫者死計贓以至元鈔為則

戊戌朱永福邊珍裕以妖言伏誅 壬寅詔易江南諸

路天慶觀為玄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 八月壬子

宋故諮議參軍謝翱卒翱性好佳山水徧游浙東諸勝

晚如杭娶遺民劉氏女至是以肺疾卒文天祥死時年  
四十七翱亦四十七云翱無子友人方鳳吳思齊馮桂  
芳翁登等為卜兆於子陵臺南買山而葬焉表曰粵謝  
翱墓初翱以朋友道喪盡吳越無挂劍者思合同志氏  
名作許劍錄勒諸石未就鳳等復為建許劍亭于墓右  
從翱志也 九月甲戌帝至自上都 乙亥用帝師奏  
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 己卯罷四川淘金戶  
四千還其元籍罪初獻言者 丁亥瓜哇遣使來獻方

物 壬辰湖州司獄郭玘訴浙西廉訪司僉事張孝思  
多取廩餼孝思繫玘于獄行臺令監察御史楊仁往鞠  
而行省平章特穆爾達孝思至省訊問又令其屬官與  
仁同鞠玘事仁不從行臺以聞詔省臺遣官鞠問既引  
服皆杖之 冬十月癸卯有事于太廟中書省臣言去  
歲世祖皇后裕宗祔廟以綾代玉冊今玉冊玉寶成請  
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未嘗行之其奉冊以來  
朕躬祝之命獻官迎導入廟 甲寅中書省御史臺臣

言江浙平章明里巴哈陳臺憲非便事臣等議乞自今  
監察御史廉訪司有所按覈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  
與宣慰司同鞠宣慰司官與行省同鞠制曰可 十一  
月甲戌太白經天 戊戌詔江浙行省括隱漏官田及  
檢覈富强被役之戶 太師伊實特穆爾因議邊事入  
朝兩宮賜宴如家人禮賜其妻圖固勒宴服及他珍寶  
是月以疾卒大德中追封廣平王諡貞憲 十二月丙  
辰荆南僧普招等偽撰佛書有不道語伏誅 伊實岱

之軍因李瓊亂去山東其元駐之地為人所墾歲久  
成業爭訟不已甲子命別以境內荒田給之正軍五頃  
餘丁二頃已滿數者不給 減海運腳價鈔一貫計每  
石六貫五百文著為令 丁卯禁諸王輒召有司官吏  
時諸王小薛等部曲率恣橫擾民駙馬滿濟勒台私殺有  
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是歲立巴延特氏為皇后駙馬托里森之女也 集賢

學士閻復上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

樂從之又言曲阜守塚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  
後詔賜孔林灑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  
行臺御史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  
七事制遣侍御史尚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  
文以上聞平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帝命省  
臺大臣雜議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  
史取會軍數法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簿責  
無人臣禮其罪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愬責其

帥如舊均役情無害法即有罪亦輕廷辯數四與省臺  
入奏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杖遣之 穆呼哩曾孫托

克托薩滿之子也幼失怙其母博囉海篤意教之稍長直  
宿衛世祖復親誨導尤以嗜酒為戒既冠儀觀甚偉喜  
與儒士語每聞一善言善行若獲拱璧終身識之不忘  
從世祖征納延擐甲率家奴數十人疾馳擊之衆皆披  
靡不敢前世祖望見之大加嗟賞顧謂近臣曰薩滿不  
幸早死托克托幼朕撫而教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此薩



滿可謂有子矣遂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由是深加  
器重得預聞機密之事帝即位以來寵顧尤篤常侍禁  
闥出入惟謹退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  
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為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自今以  
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即痛懲之帝聞之喜曰扎拉  
爾吉如托克托者無幾今能剛制于酒真可大用矣即拜  
上都留守通政院使虎賁衛親軍都指揮使政令嚴肅  
克修其職南士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從

之參議中書省事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辦之甚力得不行

二年春正月己卯詔江南毋捕天鵝上思州叛賊黃

勝許攻剽水口思光寨湖廣行省調兵擊破之獲其黨

黃法安等賊遁入上牙六羅丙戌安西王傅特爾齊托

特穆爾等復請立王相府帝曰去歲阿南達已嘗面陳

朕以世祖定制諭之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為

彼有耶賦稅軍站皆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

惟行王傳事 太白晝見 己丑以御史中丞都齊為

御史大夫 御史臺臣言漢人為同寮者嘗為姦人捃

撫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錫保齊舒固爾齊中

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為之

甲午授嗣漢三十八代天師張與材太素凝神廣道

真人管領江南諸路道教 二月己亥朔中書省臣言

陛下自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勲臣為數不輕

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尚多臣等乞甄別貧匱

及赴邊者賜之其餘宜悉止從之

黃河立屯田置軍萬人 丙寅以大都留守司達魯噶

齊段貞為中書平章政事時布呼密稱疾不出帝召至

便殿謂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

卿也欲以段貞代卿如何布呼密曰貞實勝臣乃拜布

呼密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

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貞代為平章政事 三月

壬申罷太原平陽路釀進葡萄酒其葡萄酒園民恃為業

者皆還之 癸酉實都言晉王幹瑪喇多爾岱言伊勒  
魯皆有異圖詔樞密院鞠之無驗帝命言晉王者死言  
伊勒魯者謫從軍自效 丙子帝如上都 丁丑以完  
顏邦義納拉迪音劉季安妄議朝政杖之徒二年籍其家  
財之半 夏五月戊辰朔免兩都徭役 辛未安西王  
遣使來告貧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  
阿南達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  
萬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為不均不與則汝言人

多飢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甲戌詔民間馬牛

羊百取其一羊不滿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數乃取

庚辰土番叛殺掠階州軍民遣托克托會諸王特穆爾

巴哈濟勒等合兵討之 庚寅罷四川馬湖進獨本蔥

丁酉伊勒默色進紫檀賜鈔四千錠 六月己亥御

史臺臣言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徇情

致令異辭者乞加等論罪從之 丙午安南遣人招誘

叛賊黃勝許勝許遁入其國 甲寅降官吏受賂條格

凡十有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喇卜丹言立法貴輕重  
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不枉法  
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少偏不  
聽 丙寅詔行省行臺凡朱清張瑄有所陳列毋輒止  
之 秋七月癸酉詔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給驛以歸  
壬午括巴延阿珠阿里哈雅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  
匿隱者令輸租 增江西河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  
瑄為之 八月丁酉朔禁船舶商毋以金銀過海諸使海

外國者不得為商 壬寅命江浙行省以船五十艘水  
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鹽 乙巳立捕盜賞格令諸  
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  
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山東西道廉訪  
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諉之天  
時宜且勿論他如軍旅不息工役洊興厚斂煩刑皆足  
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  
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者有司盡力以擒之朝



廷加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劫既不感恩又不畏  
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  
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  
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冬十月壬子帝至自上  
都 詔職官坐贓經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 贛州民  
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  
縮賊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  
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

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略不及破賊事時稱其不伐十一月己巳烏德岱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帝曰呼圖魯默色非昭睿順聖皇后所生何為亦曰公主順聖太后崩時裕宗已返自軍中所計月日先後差錯又阿瑪爾斯丹砲手伊斯瑪音泉府司皆小事何足書耶辛未以洪澤芍陂屯田軍萬人修大都城增海運明年糧為六十萬

石 乙酉樞密院臣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  
合羣戍為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徵發詔行省圖地形覈  
軍實以聞 十二月戊戌立薩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  
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  
念已降小徹里復占阨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  
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為之帥招其來附  
以為進取之地從之 癸卯定諸王朝會賜與太祖位  
金千兩銀七萬五千兩世祖位金各五百兩銀二萬五

千兩餘各有差 是歲天下諸處多水旱蟲螟及大風  
損禾各蠲其田租 初裕宗即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  
知所立以問阿魯威薩哩即以帝為對且言帝仁孝恭  
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帝與太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阿  
魯威薩哩不往帝撫軍北邊世祖遣阿魯威薩哩奉皇  
太子寶於帝乃一至其邸及即位謂阿魯威薩哩曰朕  
在潛邸誰不願事朕者惟卿雖召不至今乃知卿真得  
大臣體遂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自是召對

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者真全  
材也於今殆無其比阿魯威薩哩父別名萬全故以全  
為氏云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五十九

#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

六十二

詳校官檢討臣德生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錄監生臣

龔燧

欽定四庫全書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

荆部尚書徐乾學撰

元紀八

起疆圉作噩正月盡上  
尊圉秋廿一月凡四年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元年春正月丙戌錫保齊等為叛寇所掠仰食於

官賜以農具牛種俾耕種自給 辛卯以張斯立為中

書參知政事 建五福太乙神壇時 二月丙申蒙陽



甸部長納款來獻方物且請歲貢銀千兩及置驛傳詔  
即其地立通西軍民府 甲辰諸軍民相訟者命軍民  
官同聽之 丁未省打捕鷹房府入東京路 己未改  
福建省為福建平海等處行中書省徙治泉州平章高  
興言泉州與瑠求相近或招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

詔封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為緬國王仍戒飭雲南等  
處邊將毋擅興兵甲 庚申詔改元赦天下免上都大  
都隆興差稅三年 以行徽政院副使王慶端為中書

右丞 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圖爾哈自北邊入朝拜同知樞密院事命還北邊行至宣府卒贈司空諡武毅

三月己巳旺扎勒等奏定銓調選法 庚午以陝西行省

平章額森特穆爾為中書平章政事中書左丞梁按達

拉為中書右丞 丙子帝如上都 丁丑以江西行省

左丞巴特瑪新為中書左丞 庚辰達魯噶齊都爾蘇

受賂為其奴所告毒殺其奴坐棄市 丁亥禁正月七

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 庚寅立江淮等處賦

總管府及提舉司 先是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親往  
祈祝監察御史真定李元禮上書於太后曰古人有言  
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係職司者獨  
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職當  
言路即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聖治  
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創建寺宇土木既興工匠夫役  
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織百物  
踊貴民有不聊生者矣今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

臣謂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全仰秋成扈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及二也上位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之則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方之曩時百倍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為教雖窮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今太后為蒼生祈福福未獲昭受而先勞聖體

聖天子曠定省之禮軫思親之懷五也伏願中路回轅  
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  
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  
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至是侍御史萬僧與御  
史中丞崔彥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  
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  
遣近臣齎其章敕旺扎勒布呼密鞠問布呼密以國語譯  
而讀之旺扎勒曰其意正與吾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

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或與萬  
僧面質於旺扎勒布呼密抗言曰他御史懼不敢言惟一  
御史敢言誠可賞也旺扎勒等以其章上聞帝沉思良久  
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夏四月癸巳  
朔日有食之丙申中書省御史臺臣言阿喇卜丹及  
崔或條陳臺憲諸事臣等議乞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  
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  
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為使或闕則以色目

世臣子孫為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又哈喇齊哈蘓各舉監察御史非便亦宜止於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官檢覈宿衛近侍奉持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廉訪司亦如之其不稱職者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不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使司外

其餘官府悉依舊例制曰可 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

民三萬人塞之 戊辰追收諸位下為商者制書驛券

建臨洮佛寺 詔強盜姦傷事主者首從悉誅不傷

事主止誅為首者從者刺配再犯亦誅 丁丑禁民間

捕驚鷹鷄 各路平準行用庫舊制選部民富有力者

為副庾寅命自今以常調官為之隸行省者從行省署

用 上思州叛賊黃勝許遣其子志寶來降 漳河溢

損民禾稼 六月甲午諸王伊德肯遣使乘驛祀五嶽



四瀆命追其驛券仍切責之 以湖廣行省參政崔良

知廉貧特賜鹽銀鈔千錠 乙未太白晝見 中丞崔

或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多疾之丙辰監察

御史鄂囉實勒劾奏或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

產非宜又買僧寺水碾違制帝怒其妄言笞而遣之

詔僧道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鞠問 是月和州歷陽

縣江漲漂沒廬舍萬八百五十餘家 資德大夫知制

誥兼修國史致仕董文用卒贈少保諡忠穆 秋七月

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命廉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還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水視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走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遏之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長隄以禦泛濫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

以為業異時決他所亦如之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  
口不塞便帝從之會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  
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明年蒲  
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  
如文言 是月衡州之鄆縣大水山崩溺死三百餘人  
八月丁未命諸王額徹濟自今出獵悉自供具毋傷  
民力 丁巳祆星出奎 九月辛酉朔祆星復犯奎集  
賢學士閻復上疏言定律令頒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

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  
厲廉隅江南公田租重宜減以貸貧民後多采用 甲  
子八百媳婦叛寇薩里遣額森巴哈將兵討之 丙寅  
詔恤諸郡水旱疾疫之家罷括兩淮民田 壬午帝至  
自上都 己丑增海漕為六十五萬石 冬十月辛丑  
温州陳空崖等以妖言伏誅 乙卯瓜哇遣使奉表來  
降 戊午增吏部尚書一員以吳元珪為之時選曹銓  
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黨朔黨之

興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後請謁悉皆謝絕 太白經

天 是月欽察都指揮使崇烏魯攻破八鄰之地還擊  
海都軍敗走之八鄰之地時為海都所據崇烏魯帥師  
踰金山進攻之其將特梁臺阻達爾呼河而軍伐木柵  
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矢以待崇烏魯奮師馳  
擊大破之盡得人馬廬帳還次阿壘河與海都援將巴  
拜遇崇烏魯麾軍渡河感之巴拜敗走僅以身免 十  
一月壬戌禁權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據鑛炭山場 戊

辰增太廟牲用馬 丁丑封高麗國王王暉為逸壽王  
以其世子諫為高麗國王從所請也 御史臺臣奏大  
都路總管哈迪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准律  
當杖百七不叙以故臣子從輕論而帝欲止權停其職  
中丞崔彥與大夫濟爾哈朗執不可帝曰卿等與中書  
省臣戒之若後復然則置死地矣已而御史奏彥任中  
丞且十年非所宜彥遂以病辭帝諭之曰卿辭退誠是  
然勉為朕少留之 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臣言世祖撫

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虞帝曰與樞密議之禁諸王駙馬并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有刑 復立芍陂洪澤屯田 甲辰太白經天

丁未旌表烈婦漳州招討司知事閩文典妻王氏

閏月壬戌詔諸軍戶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 甲子

福建平章高興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乞割民百戶采之帝曰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庫哩濟蘓汪古部人愛巴哈之子也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

萬卷堂於私第日與諸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  
不該貫尚呼達迪默色公主繼尚愛雅實哩公主世祖  
時討叛王伊布肯有功帝即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  
於帝願往平之再三請帝乃許及行且誓曰若不平西  
北吾馬首不南是歲遇敵於巴雅斯之地衆謂當俟大  
軍畢至與戰未晚庫哩濟蘓曰大丈夫報國而待人耶  
即整衆鼓譟以進大敗之擒其將卒百數以獻詔賜世  
祖所服貂裘寶鞍及繒錦介冑弓矢薩里拜江南諸



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以苛為明徵賦以多為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莫此為甚君為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為也帝聞而善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糧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什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為震澤震澤之注由吳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為田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朝

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薩里董其役凡四閱月  
畢工時初建南郊翰林國史院檢閱官袁楠進十議  
曰天無二日天既不得有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作昊天  
五帝議祭天歲或為九或為二作祭天名數議圜丘不  
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作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作  
后土即社議三歲一郊非古也作祭天無間歲議燔柴  
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為天其義各有旨作燔柴泰壇  
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於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

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作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作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為辛作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立之說也作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楠慶元人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亡甸寨遠者季秋例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拆閱之數又

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銀  
中納官雲南行省左丞劉正首疏其弊給官秤俾土官  
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始至官儲貲二百七十萬索白  
銀百錠比四年得貲一千七十萬索金百錠銀三千錠  
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  
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並免三年 禁諸王公  
公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 辛丑御  
史臺臣言諸轉運司案牘例以歲終檢覆金穀事繁稽

照難盡奸偽無從知之其未終者宜聽憲司於明年檢覆從之 乙酉遣所俘瑠求人歸諭其國使之效順

以翰林王惲閻復王構趙興燾王之綱楊文郁王德淵集賢王顥宋渤盧摯耶律有尚李泰郝采楊麟皆耆德舊臣清貧守職特賜鈔二千一百餘錠 二月辛酉歲

星熒惑太白聚於危 乙丑立浙西都水庸田司專主水利 以中書右丞張九思為平章政事與中書省事

丁卯改泉州為泉寧府 丙子帝諭中書省臣曰每

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營  
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聞旺扎勒言歲入之數金一萬九  
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又於  
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為請帝嘉納  
焉罷中外土木之役 癸未詔諸王駙馬毋擅祀嶽鎮  
海瀆 乙酉帝如上都 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司還  
淘金戶於元籍歲辦金悉責有司 詔廉訪司作成人  
材以備選舉中書平章政事崔彥與御史大夫都齊奏

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者已  
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帝深然之  
命或與布呼密阿魯威薩哩同翰林集賢議降條例故  
有是詔 減行省平章為二員 丙子以梁德珪為中  
書平章政事楊炎龍為中書右丞 三月戊子詔僧人  
犯姦盜詐偽聽有司專決輕者與僧官約斷約不至者  
罪之 庚寅命各萬戶出征者其印命副貳掌之不得  
付其子弟違法行事 壬子御史臺臣言道州路達魯

噶齊阿琳巴哈總管周克敬虛申麥熟不賑飢民雖經  
赦宥宜降職一等從之 壬子詔加封東鎮沂山為元  
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為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為成  
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為貞德廣寧王歲時與嶽瀆  
同祀著為令 夏四月江南山東江浙兩淮燕南屬縣  
百五十處蝗 五月壬辰以中書右丞何榮祖為平章  
政事與中書省事湖廣左丞巴特瑪新為中書右丞  
己酉撫州崇仁縣星隕為石 六月庚申御史臺臣言



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里哈雅改為門攤增課錢至五萬錠今宣慰張國紀請復科夏稅與門攤並徵以圖陞進湖湘重罹其害帝命中書趣罷之南臺侍御史

脫歡以受賂不法罷

禁諸王擅行令旨其越例開讀

者并所遣使拘執以聞

秋七月癸巳汴梁等處大雨

河決壞隄防漂沒歸德數縣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遣尚書諾海御史劉賡等塞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  
六所 壬寅詔諸王駙馬及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

書輒傳旨付外者罪之 詔遣中書右丞楊炎龍僉樞  
密院事洪君祥召高麗國王王諤入侍時有言諤僭設  
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者故召諤入侍因  
留不遣復以其父逸壽王眡為高麗國王 九月己丑  
交趾瓜哇金齒國各貢方物 丙申帝至自上都 癸  
卯樞密副使達爾呼岱犯賊罪命御史臺鞠之 庚戌  
減中外冗員 是月榮祿大夫平章政事崔彥卒贈太  
傅諡忠肅 冬十月甲寅朔增海漕米為七十萬石

十一月丙申罷雲南行御史臺置廉訪司 壬寅以中

書右丞王慶端為平章政事 十二月戊午太白經天

乙丑括諸路馬除牝孕攜駒者齒三歲以上並拘之

辛未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二員下路一員

甲戌彗出子孫星下 辛巳命廉訪司歲舉所部廉

幹者各二人 詔和市價直隨給其主違者罪之 定

諸稅錢三十取一歲額之上勿增 是歲北邊諸王都

幹徹徹圖等潛師襲和囉噶圖之地其地亦有山甚高

敵兵據之崇烏魯選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西北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可休兵於境庫哩濟蘓曰不然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驚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為然庫哩濟蘓獨嚴兵以待之是冬敵兵果大至三戰三克庫哩濟蘓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騎不繼馬躓遂為所執敵誘使降正言不屈又欲以女妻之庫哩濟蘓毅然曰我帝婿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敵不敢逼帝

嘗遣其家臣額濟蘓忒使敵境見於人衆中阿哩濟蘓  
一見輒問兩宮安否次問嗣子何如言未畢左右即引  
去明日遣使者還不復再見竟不屈死焉追封趙王諡  
忠憲 皇曾孫梁王松山出鎮雲南廷議求舊臣可為  
輔行者遂以陝西行臺侍御史張立道為雲南行省參  
政視事期月卒於官立道凡二使安南官雲南最久頗  
得土人之心為立廟於鄯善城西 僉淮西江北道廉  
訪司事申屠致遠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

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家無餘產教諸子如師友

三年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曲說耳豈可一一聽從耶卿但擇可者任之 庚寅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增給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局擇良醫主之 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勿給各位擅置官府紊亂選法者戒飭之

辛卯浙西廉訪使王遇犯贓罪託權幸規免命御史臺  
鞫治之 壬辰中書省臣言比年公帑所費動輒鉅萬  
歲入之數不支半歲自餘皆借及別支臣恐理財失宜  
鈔法亦壞帝嘉納之仍令諭伊徹察喇等自今一切賜  
與皆勿奏 癸巳以江浙行省左丞相哈喇哈遜為中  
書左丞相帝問閭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  
可任者復以哈喇哈遜對時視政江浙裁七日遂被徵  
哈喇哈遜既拜命斥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為務有

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他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為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為一代定制 乙巳太白經天 二月癸丑朔帝幸柳林 丁巳旺扎勒等奏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皆允之仍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誤朕昔未知其人為誰今既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欽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 罷四川福建等處行中書省陝西行御史臺江東荆南淮西三道宣慰司置四川福建



宣慰司都元帥府及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 庚辰

帝如上都 三月癸巳命妙慈弘濟大師江浙釋教總

統補陀僧一山齋詔使日本詔曰有司奏陳向者世祖

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

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爰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

薄海内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

補陀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

達朕特從其請益欲成先帝遺意耳至於惇好息民之

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江浙平章伊蘓岱爾勸帝用兵曰  
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齋詔往使而  
日本竟不至 甲午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帝諭榮祖  
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釋  
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以古今異宜不  
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追封  
趙國公謚文憲 詔軍官受賊罪重者罷職輕者降其  
散官或決罰就職停俸期年許令自効 乙巳行御史

臺劾平章嘉輝受財三萬餘錠嘉輝復言平章迪哩巴  
哈領財賦時盜鈔三十萬錠及行臺中丞張閭受李元  
善鈔百錠敕俱勿問 戊申減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  
夫一員 夏四月辛未自通州至兩淮漕河置巡防捕  
盜司凡十九所 己卯以禮部尚書伊克巴哈為中書  
左丞 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庚子復  
立征東行中書省高麗國王王昀既復位而使臣自其  
國還者言昀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

元帥庫哩濟蘓為平章政事共理之 六月癸丑罷大  
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 戊午申禁海商以人馬  
兵仗往諸蕃貿易者 丁卯熒惑犯右執法 壬申歲  
星晝見 秋七月庚辰中書省臣言江南諸寺佃戶五  
十餘萬本皆編民自嘉木楊喇勒智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  
之 丙申揚州淮安屬縣蝗在地者為驚啄食飛者以  
翅擊死詔禁捕驚 八月己酉朔太史言是日巳時當  
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

不食自古有之矧已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  
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九月壬辰  
流星色赤尾長丈餘其光燭地起自河鼓沒於牽牛之  
西有聲如雷 癸巳罷括宋手號軍 已亥帝至自上  
都 揚州淮安旱免其田租 冬十月壬子冊皇后巴  
約特氏 甲寅復立海北海南肅政廉訪司 山東轉  
運使阿里哈等增課鈔四萬一千八百錠賜錦衣人一  
襲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渠開堰凡七十八所

丁酉浚太湖及潞山湖 十二月丙寅詔各省戍軍  
輪次放還二年供役 癸酉詔中書省貨財出納自今  
無券記者勿與 以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阿魯威薩  
哩為中書平章政事 是歲命兄子海山鎮漠北海山  
帝兄達爾瑪巴拉之長子帝以寧遠王庫庫楚總兵北  
邊急於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時  
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  
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立智

理威上民所不便十於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時河朔連年水旱五穀不登工部尚書吳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為本凡用民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息生養息則教化行而風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息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衆非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鎮之帝乃以虎賁衛親軍都指揮使托克托為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

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囑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有關於  
利害者則言之當言而不言爾之責也言而不聽我之  
咎也有豪民白晝殺人者托克托立命有司按法誅之自  
是豪猾屏息民賴以安 自崔彧卒後帝命昭文館大  
學士平章軍國事布呼密行御史中丞事有因父官受  
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布呼密曰風紀之司以宣政  
化勵風俗為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  
帶徵賊不叙御史言罰太輕布呼密曰禮大臣貪墨惟



曰簠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義人稱其平  
恕先是召知太史院事郭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  
渠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步不可  
執政吝於工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是歲大雨  
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沒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宰  
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四年春正月丙申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  
杖七十拘後癸卯復淮東漕渠二月丁未朔日有

食之 丙辰皇太后鴻吉哩氏崩后性孝謹侍昭睿順  
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軟以  
進世祖每稱之為賢德媳婦一日裕宗有病世祖往視  
見牀上設織金卧褥愠而語之曰我嘗以汝為賢何乃  
至此后跪答曰常時不敢用今為太子病恐有濕氣故  
用之即時撤去及尊為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  
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為院田后曰我寡居婦人  
衣食自有餘况江南率土皆國家所有昌敢私之即命

還之而黜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  
曰勿以累我也其後弟果被黜人皆服其先見后崩之  
明日祔葬諸陵謚徽仁裕聖皇后 乙亥帝如上都

立烏薩烏蒙等郡縣 夏四月戊午參政張頤孫及其

弟珪等伏誅於隆興市頤孫初為新淦富人胡制機養

子後制機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珪謀殺之賂郡

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寃於官乃誅之其貲悉還

胡氏 以中書省斷事官卜朗吉達為平章政事 五月

癸未左丞相達喇罕遣使來言橫費不節府庫漸虛詔  
自今諸位下事闕錢穀者毋輒入聞 帝諭集賢大學  
士阿魯威薩哩曰集賢翰林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  
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  
之 六月丙辰以太傅伊徹察喇為太師旺扎勒為太傅  
皆賜之印 丁巳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  
中丞事布呼密卒初病作帝遣醫治之不效乃附奏曰  
臣孱庸無取叨承眷渥大限有終永辭昭代引觴滿飲

而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士大夫皆哭失聲布呼密素貧躬自爨汲妻織紵以養母後因使還而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喇哈遜達喇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洪暢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

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  
子孫之福臨崩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布  
呼密既卒貧無以葬帝賜鈔五百錠賻之武宗時贈太  
傅追封魯國公諡文貞 緬人僧格倫作亂緬王之弟  
阿薩格也乃率其黨囚王於承牢因弑之王次子奔愬  
京師詔遣薩察固勒等率行省兵二千討之 秋七月  
辛卯加乳母冀國夫人韓氏為燕冀國順育夫人寶茂  
氏為冀國夫人 八月癸卯朔更定蔭叙格正一品子

為正五從五品子為從九中間正從以是為差蒙古色  
目人特優一級 庚申緬國阿薩濟蕪等昆弟赴闕自  
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 閏月庚子帝至自上都 以  
中書右丞賀仁傑為平章政事 九月甲子建康常州  
江陵飢民八十四萬九千六十餘人給糧二十二萬九  
千三百九十餘石 十一月壬寅朔詔頒寬令 十二  
月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倡議言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  
蓋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

八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完澤勸帝用其言哈喇哈遜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中國不聽癸巳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喇岱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寘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麾之出士選幼從父文炳居兵間晝習武事夜讀書不輟為管軍總管戰數有功宋亡從文炳入宋宮收其文書圖籍靜重識大體秋毫無所取軍中稱之平生以忠義自許尤號



廉介自門生部曲無敢持一毫來獻者治家甚嚴而孝  
弟尤篤時言世家有禮法者必歸之董氏其禮賢敬士  
尤至晚年好讀易澹然若將終身每一之官必賣先業  
田廬為行貲故老而益貧子孫不異布衣士 樞密院

經歷察罕博覽強記通諸國字書從行省平章鄂羅齊  
出入湖廣江西凡二十一年多著勲績是歲御史臺奏  
察罕僉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則奏為武昌路治中丞相  
哈喇哈遜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

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衆平民誑誤者以數千計既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鞠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遣且焚其籍衆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察罕西域人後居解州河東副總管伯德那之子也 帝嘗弗豫召同知宣徽院使圖卜堅巴哈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感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

曰臣等宿衛有年矣日膳充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官圖卜堅已哈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臣服勤於茲三年矣位不過僉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 河南行

省右丞馬紹卒 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

揚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河南左右司郎中顏昌謝讓請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遠

運公私便之

資治通鑑後編卷一百六十